

# 小泰山上见杨朔

陈文念

清明节，我去看望杨朔先生。早就听人说，他安葬在蓬莱西郊的小泰山上。只是因为路不熟，我一直未能成行。

天，阴沉沉的，天地间雾蒙蒙的，像是飘飞着漫漫的思绪与悲情。我顺着通往小泰山的羊肠小路逶迤西行，渐渐泛绿的东半坡便有杨朔先生在家乡石岛村的坟茔。

雾中崎岖的山路很不好走，我一边爬坡，一边寻找。山上荆棘丛生，我气喘吁吁走到山顶，没有找到。折回来，往北走，继续找寻。一个个坟茔安卧着，像棋盘上的棋子，偶尔有鸟在空中飞过。墓园很寂静，风儿吹过，松树微微颔首，杂树枯草都静默着。

我在坟茔中一排排搜寻着，从山坡找到山根，从山左找到山右，希望看见那个熟悉而亲切的名字。杨朔先生，您在哪儿？我大喊起来，希望杨朔先生能够听见，我相信他会听见。就在这时，从山的西面走来一位护山人员。我急忙上前打听，他告诉我，杨朔的墓在山的西北角。

我一溜小跑赶到西北角。啊，我看见了，看见了杨朔先生那温和而亲切的眼神！墓碑上褪了色的照片上，杨朔先生目光透着睿智，透着深情，微微向左上角抬望的眼神，似乎在遥望他可爱的

家乡蓬莱城，似乎在品味着那曾经养育他的仙境神韵；微微挂在嘴角的微笑，仿佛还在沉思着他的散文名篇《蓬莱仙境》《海市》。那静静的文思，那滔滔的诗情，像家乡的镜儿海一样深沉，像大海一样浩瀚。

杨朔先生的墓碑是青灰色的，正面镶嵌着他的免冠照片，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杨朔，1910—1968，碑的正文写道：“愿家乡的热土温暖着赤子之心，愿儿子的温暖陪伴着母亲。”碑的背面，刻着朱德总司令赠给他的一首诗：“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

杨朔的墓只是一个不太引起注意的长方形小土堆，微微隆起于树木下面的青草丛中。土堆离地不过两尺，坟上长满了荒草。我被这种伟大的朴素震撼得几乎落泪。我想起了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托翁的墓就建在远离尘嚣的林荫里，只是一个长方形的土堆，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也没有墓志铭。作为作家，他们的精神，他们的思想，他们有筋骨、有温度的作品，他们人性的光芒在许多方面是有相通之处的。杨朔的墓幻化成一种高度，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我对着这种高度鞠躬，对着这种精神鞠躬，对着这种文学信仰鞠躬。

杨朔先生于1968年8月含恨自杀，他生前身后的辉煌，也有过非议。他的散文《海市》，被家乡人用宏大的启功字体，铭刻在海市公园的巨大石碑上，成了海市公园的魂魄。眼下，不论是蓬莱人还是外地游客，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学生，只要走进海市公园，只要走到那座巨大的石碑前，都会瞪大眼睛，以仰视敬畏的目光，拜读那方有着杨朔体温、有着杨朔情感的优美文字。

杨朔以另外一种方式活在人间，穿行在蓬莱阁，穿行于八仙渡的千层涌浪上。每次，我领着外地朋友登上蓬莱阁，客人总想目睹海市蜃楼，遗憾之余，我会向他们背诵《海市》里那意味深长的结尾——

“海市原本是虚幻的，正像清朝一个无名诗人的诗句所说的：‘欲从海上觅仙迹，令人可望不可攀。’你怎么倒能走进海市里去？岂不是笑话！原谅我，朋友，我现在记的并不是那渺渺茫茫的海市，而是一种真实的海市。如果你到我的故乡蓬莱去看海市蜃楼，时令不巧，看不见也不必失望，我倒劝你去看看这真实的海市，比起那缥缈的幻景还要新奇，还要有意思得多呢。”

如今蓬莱的风景美轮美奂，比杨朔先生当年的所见更美。墓碑上的杨朔微笑着，听着我诉说。

诗歌港

## 特殊的日子

赖玉华

——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抵达故乡  
杏花带雨一层一层  
剥落，压在心里  
湿漉漉的思念

一团云在天边飘逸  
陪着你我，陪着清明  
一首挽歌，翻来覆去清唱  
在雨季的清明  
情感缕缕排遣

风声、雨声充盈着尘世  
点燃一炷心香  
怀揣一把泥土  
走漏的雨声  
被滚烫的泪水吞没

奔波的路上  
种下先人喜欢的花  
一片素白  
裹紧失忆的大脑  
归途雨声轻拂  
在无尽的虚空中绵延

——  
春风吹向清明  
落英、小雨  
浸润着  
故乡的忧郁

此刻，我不想流泪  
不想让你看见我  
更多的悲伤  
我只是默默地为你  
祈祷、焚香  
用大把的纸钱  
为你贫困的岁月补偿  
为你病痛的躯体疗伤

菊花、栀子花、野百合、马蹄莲  
用素雅的白，衬托着  
血浓于水的亲情  
和无法止息的爱

## 清明

邓兆文

在这一天，有人用花  
膝盖和眼泪上坟  
也有人在千里之外  
用目光和笔寄托哀思  
无论怎样  
故去的人都不能再活  
一次  
而清明依旧是清明  
它只顺从时间  
从不会逆时针旋转  
譬如孝道  
有多种表达方式  
而我更愿意  
在人活着的时候

## 行走者

# 平遥寻古

刘卫东

“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姓氏，都有一个祖先。你是否也想穿越回去，循着祖先的根脉，看看自己生从何来。”这是时长一个半小时的大型情景体验剧《又见平遥》最后一段旁白中的话。在平遥，被繁复和奇特的空间分割搞得“找不着北”的我，听了这段旁白后，瞬间感觉身体和灵魂一起穿越了。我接过小伙计递过来的一碗汾酒，一饮而尽，那一刻顿成剧中人，跟随着山西人特有的粗犷豪放而又细腻缠绵的脚步，在时间和空间里穿行着。

寻一家古朴而典雅的临街小铺坐下。因为是冬日，只有三两个食客。也好，看着街上迈着四方步走过的男男女女，点一碗“看家豆腐”，慢慢品尝。

为什么叫“看家豆腐”？

伙计坐在我对面，给我讲了“看家豆腐”的由来。豆腐的发明者是刘安，刘邦的孙子。他是一位文学家、古琴演奏家、炼丹家。有一次，他母亲因病不能吃整粒的黄豆，他就叫人把整粒的黄豆磨成粉。怕粉太干，就加入水熬成豆乳。又怕味淡，再放些盐卤，从而发明了豆腐。平遥人早已将这种豆腐做得出神入化了，还给它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看家豆腐”。你是不是吃出了家的味道？小伙计问。我咽下一口，只觉得口感细腻，滋味绵长，不由得频频点头。

走出店铺，来到南大街，就看到一座宏伟的过街楼。三重檐歇山顶，孔雀

蓝、黄、绿三色琉璃瓦覆顶，并饰琉璃脊饰、宝刹，这就是平遥的地标——市楼。楼顶屋面的彩色琉璃瓦镶嵌成“囍”“寿”图案。它还有一个美称叫“金井楼”，因为楼下的中央路面覆盖着当年的“金井”。我一下子来了兴致。

为什么叫“金井”呢？

我与一位坐在阳光里的老者攀谈起来，老者给我讲了“金井”的故事。相传，一位操着南方口音的外地人，说有一件东西掉到了井里，自己要下去打捞，就和一位张姓老汉约好：“捞着以后，我伸出手来，你把我拉上来。”过了一会儿，张老汉就听到水声哗哗，隔了一会儿又听到井里传来啸啸马嘶声。张老汉低头一看，只见从井里伸上来一只大如簸箕的绿手，一时吓得浑身发抖，瘫倒在地。不一会儿，这只手不见了，井里什么也没有了。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位儒雅老者，说道：“咱晋中据说有三件大宝，第一件是这眼井里的金马驹，第二件是介休的金车儿，第三件就是灵石的那块‘灵石’。人说这金马驹和金车儿是配套的，平遥的金马驹套上介休的金车儿，才能拉走灵石的那块

‘灵石’。大概这个南方人是想盗走金马驹、套走金车儿、拉走灵石，结果把自己喂了金马驹。要不怎么半天也浮不上来？”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雨后雪霁，金井内总有金光放射，辉映市楼，原来井里有一匹金马驹呀！

回味着这个典故，我意犹未尽地来到南大街105号，抬头看见一块硕大的金字门匾“同兴公”，压在心底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疑问，又浮现在心头。

我知道，赵东家本人连同232名镖师为什么会全部死在途中，而王家血脉得以延续？

辗转千里去沙俄救人的同兴公镖局232名镖师，他们知道自己踏上的是不归路，但仍然大义凛然，慷慨赴死。他们的身上体现着英勇无畏和牺牲奉献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源远流长，早就根植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

我抚摸着古城墙上有些风蚀的青灰色的墙砖，好像已经触摸到了镖师那跳动的脉搏。

我一会儿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一会儿驻足在青砖墙围住的晋商大院，一会儿攀上了青灰色的城墙，一会儿又隐身在漆黑不见五指的空间里……在90分钟的时间里，我步行穿过完全不同的场景。

我想知道，为何是左城隍、右衙署，左文庙、右武庙……

我想知道，城内街道格局为何是“土”字形，整体布局为何遵从八卦方位……

我想知道得太多了。伴随着那震撼人心的最后一段旁白，我缓缓地走完周长6公里多的城墙，走过城墙的72个堞楼、3000个垛口……

